

与世界著名教育学者

对话

(第一辑)

朱小蔓一著



与世界著名教育学者对话（第一辑）

朱小蔓／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李宗喜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著名教育学者对话. 第一辑 / 朱小蔓著.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041-8994-3

I. ①与… II. ①朱… III. ①教育—文集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7379 号

与世界著名教育学者对话. 第一辑
YU SHIJIE ZHUMING JIAOYU XUEZHE DUIHUA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259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大恒数码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

字 数 138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延搁了将近十年,《与世界著名教育学者对话》第一辑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本辑收录了2000—2005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与不同国家、地区著名学者就教育方面一些议题进行的讨论、对话。起初,我并无自觉要做记录整理,更未想到还可能结集成书,只是感觉每一次的交流总能引起我的好奇、兴奋,仿佛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沁入心脾,身体和精神被多种养料活跃激起。后来我渐渐意识到,这些活动对我而言并非履行外事公务,而是抱有专业渴求的学术交往,我总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在学术视野、教育问题的历史脉络、文化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方面的不少启发,其中有许多东西,尤其是现场被触动的刹那间的感觉,是平日看书、查资料所无法获得的,遂有了要记录下来的念头。直到2005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向我提议将这些对话记录整理出版,我对自己的这项工作变得更自觉、更有乐趣了。

第一辑收录我与12位著名学者的讨论对话。他们都是本国(地区)卓有成就的教育专家,其中有些还是国际驰名的的重要学者。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应工作及学术交流的需要被邀请来中国内地的,也有几位是我先在国内结识,后在出国学术交流时进行回访的。我们的交流话题往往从彼此了解的道德教育、课程改革、情感教育、教师教育、教育哲学等领域中的某个议题开始,没有特别设计既定的讨论目标,而是随双方的兴趣和专业积累自然地、自由地交流,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地发问与回应。现在看来,有些讨论由于双方缺乏更为充分的事前准备,讨论话题不够集中,交流的深度和张力不够,甚至有些讨论交流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对话”。但重要的是,伴随这一过程,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喜欢“对话”的人,习惯以相互学习、借鉴为出发点,以“对话性的理解”为趣味。我与对话者关注的议题、重点,尤其是对一些细节的看法显然有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然更强烈的感

觉还是观念的契合与心灵之相通。我越发相信，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中的教育的相似性以及可以相互影响远比想象中要大。我认为，这是因为教育永远承载着对那些穿越时空、超越民族、富有永久魅力、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这也是我自己一贯愿意秉持的人文主义文化立场。当然，“对话”者和阅读“对话”者的心态和趣味并非人人相同，而且，“对话”也的确需要挑剔的眼光，需要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不过，“同感共受”与“接受差异”，都是现代人所需要的生命经历与体验。

由于我时间抓得不紧而延宕出版，对话文本中的不少话题也许已经时过境迁，但我相信大多数话题背后隐含的哲学思想、教育之文化透视、认识方法论并不过时。一个生活中的人感受过程有时比结果更加重要。以对话“发现自己”，以对话“联系别人”，培育一种开放的、敏感的、积极的态度，诸如平等、友善、谦恭、欣赏、宽容、协商，且独立、勇敢、创造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在今天这个时代变得十分必要而紧迫。

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十几年始终如一，十分难得。我向他们的敬业与专业的态度与精神深表钦佩和感激。第二辑的整理工作我将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书。

朱小蔓

2013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关注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与弗朗西斯·休恩梅克教授的对话	2
教育是人类一种道德谈话	
——与德怀特·博伊德教授的对话	13
今天，我们如何认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	
——与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卡娅的对话	23
跟进知识社会：现代教学理论中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与萨夫琴科的对话	36
教育的时代之眼：看社会转型中的中俄教育	
——与鲍利先科夫院士的对话	48
走向教师的教育研究	
——与马克斯·范梅南教授的对话	60
整合教育学习模式：对教育的另一种理解	
——与特雷莎女士的对话	75

公民教育与道德价值观教育：区别与联系

——与李荣安教授的对话 87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

——与佐藤学教授的对话 105

情感教育新视野

——与彼得·朗教授的对话 124

提高道德教育研究水平是复杂但极有意义的工作

——与莫妮卡·泰勒的对话 138

今天，我们是否依然需要教育哲学

——与怀特夫妇的对话 153

弗朗西斯·休恩梅克 (Frances Schoonmake)，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 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对教师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曾连续三届担任学院执行委员会主席，负责学院的人事和学术等事务。在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价值观教育、情感教育等诸多研究领域成果突出，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朱小蔓教授（前排左一）与休恩梅克教授（前排左二）在第三届情感教育国际论坛上

关注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与弗朗西斯·休恩梅克教授的对话

朱小蔓：您这次能来参加道德教育圆桌会议，我非常高兴。自 2001 年以来，您在南京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讲课，多次参加道德教育研究所举办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参加学校举办的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您的热情加入和学术工作对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术有很大贡献，也给予我本人很大的力量，因为这几个会议都是我负责筹备的，所以非常感谢您。

休恩梅克：我很乐意和你们在一起讨论道德教育的话题和教师教育的话题。尤其是把道德教育与教师培养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意义的话题。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可以认为是一种教育的作用，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广义的隐性课程的作用。课堂中师生之间连续不断地相互作用，和正规、明确的课程一样是具有教育性的。课程传递的是与某门学科相关的重要知识、价值观念和技能，包括道德和品格发展所需要的内容。正是教师使课程充满了生命力，是他们在加强或否定某种教育教学目标。

朱小蔓：您的看法太好了。我不久前也发表过一篇文章——《课程改革中的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①，认为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学校道德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空间，因为课程改革要求各门学科都要改变。长期以来，我们秉持课程主要为传递知识的、比较单一的课程功能观，而现在，则明确要求教师要通过教学活动，将学习知识、技能与形成一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种课程目标统整起来。这样一来，教师能不能敏感地察觉蕴含在教学内容中的价值资源并将它们呈现出来，同时，能不能与学生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学生学习

^① 该文发表于《全球教育展望》2002 年第 12 期。

道德价值观，大多是通过课程学习的，是在师生关系中感受 and 理解的。

休恩梅克：我很赞成您的看法，赞成你们的课程改革做这样的提倡。因此，我认为教师培训工作非常重要。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我们培训教师不能仅仅要求他们怎么做，尔后就要他们去做，那样效果不大。我是作为研究者，带领来培训的教师一起做研究，给他们提供一个榜样、一种示范作用，我认为那样才有用。

朱小蔓：您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对教师的培训方法还不够丰富。

休恩梅克：我要求教师写一些对自己教学、教育工作的回忆。通过那些回忆，教师自己发现许多非常生动的东西，进而慢慢地从里面提炼出一些价值观来。

朱小蔓：反观我们的道德教育，还有一些缺点，以教师为中心，对学生进行说教式的教育方式还比较普遍。其实，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师生关系中，在于教师本人体现在这种关系中的价值倾向，有的是隐性的，但影响却很大。

休恩梅克：是的。学生隐性地感受教师传递的东西，对他们在校学习，对认识什么是正确的、好的、正义的和公平的非常重要。教师在道德教育中可以起到直接的教育作用，但是其隐性的作用才是学生永远记得的。

朱小蔓：您说您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请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对自己最早期的学校生活进行回忆，同时考虑这些回忆对他们的教育实践活动意味着什么。

休恩梅克：研究教师对早期学校生活的记忆，对于理解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开发新的方法培养教师，让他们能在今后的道德教育中发挥作用，是一种很有益的方式。

朱小蔓：您的研究中有哪些您认为是重要的发现呢？

休恩梅克：他们四位回忆儿时的教师，我从他们那儿收集到关于积极体验的回忆，如与教师的关系宽松和谐、得到教师特别的注意等。教师的回忆中都提到了人的基本需要，如健康、安全、归属、被爱和尊重、自我实现的愿望，这些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内容。教师们在描述积极情绪的事件时，使用的词汇是激动、受到赏识、难以置信、高兴、杰出、被鼓励、骄傲、被爱、被承认；在描述消极情绪的事件时，所用的词汇则是尴尬难堪、羞辱、糟糕、沮丧、委屈、不公平、陷入困境、孤独、罪过、低人一等、困惑、害怕、背叛、被审、孤立、伤害、震惊、讨

厌、被嘲笑、挫败、愚钝、被憎恨。

朱小蔓：也就是说，他们的回忆有相似性，是吗？人们都需要被关心、被承认价值、被尊重。

休恩梅克：是的。教师的回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表明人们都深切地需要被关心、被承认价值、被尊重、被赋予责任、被信赖。通过对回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不是新近才被赋予的，相反，倒是向我们提示了一点常识：不同地域的人之间有着更多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

朱小蔓：无论是积极回忆，还是消极回忆，对于他们认识和理解教师的作用都有意义。通过这个研究，您对教师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休恩梅克：我提出如下直言不讳的建议：教师应当挽救学生，应当善良，应当鼓励学生，应当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的；而且，教师应该意识到学习不仅是学科知识的学习，学生本身在学习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应该为学生提供难忘的经历，并且意识到教师的个人行为在学生生活中的重要性，意识到与学生友谊的重要性。

朱小蔓：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句话叫“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求教师在学生面前是一个榜样。可是这个传统价值观在今天受到了挑战，受到了质疑。有人说，教师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要求教师像圣人一般，未免太严格了。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可能不愿意做教师。

休恩梅克：我们在西方也碰到过这个现象。对教师有一些过分的规范，比如夫妻不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女教师怀孕了，不能够工作，一定要待在家里面，教师不能在学生面前抽烟、喝酒等，也是把教师看作圣人。

朱小蔓：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虽然我们不应当把教师当作圣人，但教师应当意识到，客观上自己在学生面前是一个榜样。教师不是圣人，但应该是一个向善者。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在2002年、2003年来过北京，他两次报告我都听了。他有一个观点，我听了很受启发，也常把这段话当作教师教育的一个故事来讲。他说 normal 这个词是个好词，是“规范”的意思，就是说做教师的人，应当通过自己追求的标准，通过他有分寸的举止成为榜样。巴黎高师虽然现在并不只培养教师，但学校推动各专业的学生都要去体验一下做教师的感受，因为当教师，既有助于消化自己所学的知识，也可以训练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加规范，更有分寸。当然，我也同意，教师也是人，教师的情感也

是需要照顾的。

休恩梅克：教师的情感是不能够也不用去隐藏的，不要去故意隐蔽，关键是要恰当地表达。教师对学生造成伤害，往往是因为不恰当的情感表达。比如，一个学生表现不好，教师说你这个小孩坏透了，我不想看到你，你出去，等等。这样的话语会贬低学生的人格。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当学生的行为方式不当时，我们可以说，我担心你这样做对你自己的成长会造成伤害。

朱小蔓：我觉得这是教师的人文情感素质问题，有没有情绪敏感性和情感能力的问题。1993年，我从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来以后，有感于俄罗斯在选拔师范生时重视考生的情感人文素质，回国后写了一些文章，谈教师情感人格的特征及其影响。我认为，教师的情感特征会影响师生关系，而师生关系直接影响孩子的安全感、依恋感、信任感，影响他们对社会与他人的亲和感，这些品质是一个人道德成长最为重要的基础。

休恩梅克：心理安全问题的确很重要。所谓安全，就是避免学生做很危险的事情，不是说不让他做任何事情。学生要在成人的信任中才敢冒险，才敢负责任。

朱小蔓：中国的道德教育最近几年在理念上有比较大的进步。我们开始强调，要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尊重他们情感方面的正当需求，这些方面发育健全了，道德性成长才有稳定的基础。所以，现在中国的道德教育重视教师在这个方面的素质提升。

休恩梅克：你们这样做是非常好的。教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可能会犯错误，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学生会记得一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与他共享仁爱的教师。同情与原谅使我们和学生一起同欢乐、共痛苦，而不是在学生的心目中削弱我们作为教师的威仪和积极影响。

朱小蔓：我们经常教育教师，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有情感人格方面的素质，你们要对孩子好一点，可是有时候教师们很难做到。教师难做到的原因，可能因为我们对教师关爱不够，保护教师权益的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对教师工作条件的改善我们还应当更多地关心，使教师有可能拥有比较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从您的几次发言中受到的启发是，不能光告诉教师要怎么做，还要具体帮助教师。前面您说通过示范，从研究很多细致的个案中让教师自己总结提炼出应该怎么

做，这样具体地启发、帮助教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实在的培训方式。

休恩梅克：教师不是只执行行政命令，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以及对儿童的了解，发自内心地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应该怎么做。我现在很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些什么因素，使教师从内心觉得应该这样做。我在做教师培训时，要求他们回忆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他们呈现出来，大家相互交流，都来体会一下当时是什么感受。通过教师自己的回忆，提炼出一些道德、一些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引导教师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朱小蔓：现在，大家都认为道德教育、青少年一代的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学校的道德教育，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寄希望于优秀的教师。因为学校道德教育不能够仅仅诉诸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即便是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也要靠教师对课程的理解，以及他们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变成对道德教育课程实践的创造。

休恩梅克：在美国，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一般来说，人们不太相信教师自身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德育方面的作用，总觉得即使教师不好，只要我们有好的教材，就可以做得好。其实，教师的工作经验、水平和课程教材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

朱小蔓：我非常敬佩您对教师的研究，不仅研究他们如何实施课程和教学，重视他们的教学经验，而且关注他们教学经验中个人化的知识经验以及个人对价值和道德的理解与处理，对教师在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相当敏感。

休恩梅克：在美国，有一些课程改革往往很容易失败，是什么原因呢？就我看，问题在于人们总觉得是因为没有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课程，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教师本身就是课程当中的重要分子，没有教师，再好的课程教材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朱小蔓：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新一轮课程改革，不能认为制定了课程标准、新编了教材和教学内容，方向性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课程改革很深刻的目标还在于保证学校教育的道德目标。我不久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改革道路上要处理一些具体的操作难题，反而将课程改革当初设定的大目标给模糊了。课程改革，不仅追求学生认知和创造能力的提升，而且同时追求道德教育的目的，

或者说学校教育的道德目的。

休恩梅克：在美国，如果学校没有做好，学生没有学到他们应该掌握的东西，往往都会指责教师。教师要努力工作，提升他们所在的学校和学生的成就，但是往往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我常想，我们应该多想些办法为教师的努力提供一些具体支持。

朱小蔓：在中国，人们也会把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归咎于教师。其实，应该更多地更具体地帮助他们。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道德的人究竟是怎样成长的？道德的人需要在一种健全的关系中生长。这是一种相互的、互动的关系：教师要爱护学生；社会又需要关心教师；教师也需要从学生的热爱、尊敬中获得自信和温暖。大家在一个互相关爱的关系中才可能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

休恩梅克：作为政府领导，也需要建立起一个观念——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回报。对教师不能只提要求，一定要给予他们关心。我在培训教师的时候，发现教师明显感受到有这个问题，即得到的关心和具体支持不够。在美国，人们往往把教师职业看成是容易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的职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开始做教师的时候是一个水平，到了退休的时候，还是这个水平，也就是说没有大变化。

朱小蔓：我们把这叫作教师发展的高原区。

休恩梅克：就是没有变化、没有提升。一个教师如果发展得好，应该是水平不断提升的。我们可以把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看作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过程。正如发展阶段理论所言，教师是沿着相似的轨迹成长的，这种成长与发展反映出学校作为社会化机构的强大力量。社会化涉及职业经历、社会经历和情感经历等一系列有连续性的关系。当教师成为学校系统的一部分，他就置身于这些关系链条之中。

朱小蔓：您很看重学校对教师发展的作用，是吗？

休恩梅克：是的。影响教师成长的因素很多，个人方面的因素有经验的积累、认识、信念、个性等，再就是上面讲的学校的社会化力量。

朱小蔓：教师培训，无论是在学校职场中的培训，还是离开职业现场的集中培训，都离不开对个体经验的反思。

休恩梅克：经验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重组。经验并不是一个有条理的概念，它是个人历史的汇集，包括实际发生的事件、虚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原因和借助记忆对之所做的解释和说明。经验是混乱

的、矛盾的，而不是有秩序的、天衣无缝的。

朱小蔓：我想最后再谈一个话题：在走向未来这个过程中，您对青少年一代的道德发展状况怎么估计？道德教育究竟怎样才能更加有魅力？

休恩梅克：现在的年轻人确实面临一些挑战，每一代都对下一代的问题很担忧，代代如此。我们做道德教育的要教育孩子们经常想一想他们以后的发展，在目前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在现代化社会里，从道德的角度应该怎样去发展，而不是仅仅想自己获得什么。教师对于自己在道德教育中作用的认识，很多是从以往的课程说教中和培训中获得的。我教育我的学生要懂得，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方位，知道自己做什么，否则他会失去方向。因此，教师要关心每个孩子，了解他们想什么、怎么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孩子整天都没有得到教师的关照，其中有些往往被叫作“好孩子”，因为他们很听话，很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动。

朱小蔓：以前我做研究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告诉我，南京有一位家长反映，说她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学前孩子非常兴奋，但一个星期后却对妈妈说，再也不想到学校去了。妈妈说，我送你去的是最好的学校，你为什么不去呢？孩子说，今天从早到晚老师都没有看我一眼，所以我不想去这个学校了。

休恩梅克：孩子有各种差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使课程能够适应孩子。在未来社会里，有一些核心价值，比如与人为善、关心、尊敬、责任等，教师不要以为把知识教给学生很容易，教育并不是把课程向学生一宣布，向一个群体一宣布就行了，群体里有很大的个体差异，需要设法适应。另外，价值观的影响和教育往往是隐性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朱小蔓：在美国政府的政策中，对教师有没有明确的要求，要教师对学生道德成长负有明确的责任？

休恩梅克：一般来说，政府用投资的手段控制学校，会提出一些建议。但是通常对教师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不会做文件式的规定。

朱小蔓：那在教师专业标准里面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

休恩梅克：要求教师必须达到本科文凭，还有的提出要有自己所教的学科相关的硕士文凭。但是说归说，做得不是很好。

朱小蔓：我希望今后能进一步研究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在这方面通过交流，我们已经有了相互了解，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认为，如果不深入研究教师，恐怕道德教育没有最根本的或最切实的基础。

休恩梅克：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通过在中国的访问，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尽管有文化的差异，但是在教师培训、教师发展、学生需求、师生关系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朱小蔓：对。您介绍的四个不同国家的教师童年经历影响其对教师的看法，几乎和中国一样，这些现象我们在中国也听到过。从道德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看这些现象时都很自然地把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对这些现象的讨论，其实都是道德教育的话题。我感到我们彼此之间很相通。

休恩梅克：是啊，虽然文化上有很多差异，但是我往往从您的表情中就知道您说的大致是什么。

朱小蔓：用中国人的话，叫“心领神会”。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对道德教育和教师培养有一种喜爱、热爱的感情。

休恩梅克：我们之间有很多对话，有时在翻译之前，我就知道您在说什么，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教授，收集到教师的不少工作经验，我们在一起吃饭，讨论、分享这些经验。您当时说，我们在人最深层本性上如此相通。我们为彼此可以心领神会而惊喜。

朱小蔓：这次我高兴的是又知道了您和内尔·诺丁斯是很好的朋友。原先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于天龙博士翻译了诺丁斯的专著《学会关心：另一种教育模式》，这本书已经正式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博士生——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侯晶晶一直有兴趣研究诺丁斯的关怀哲学，并且已决定将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请您把这些消息告诉她，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休恩梅克：我和内尔是好朋友，而且我们两个是近邻，她在海边有一套房子，我有她房子的钥匙，可以进去住。

朱小蔓：你们关系这么亲密，这样我更可以理解您的思想，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关心道德教育和教师教育了。

认知线路原来可以如此相通

——弗朗西斯·休恩梅克教授印象记

弗朗西斯·休恩梅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她自198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对教师学院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她曾连续三届担任学院执行委员会主席，担负着学院的人事和学术等事务。她在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价值观教育、情感教育等诸多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她1998年来华参加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之前，我们并不相识。当时我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主管本科教学工作，接触到的外文系教师都对她称赞不已。后来，有同事介绍她与我认识，我这才逐步了解到她的教育专业背景，与她接触多起来。恰逢学校领导层决定由我负责组建道德教育研究所，并申请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需要获得更多的国外学术研究信息，我便邀请她参加我们举办的道德教育小型学术研讨会。那次研讨会让我了解到，她的学术工作、兴趣方向原来与我是那么接近。她长期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同行机构，她本人又研究教师、课程。除此之外，我竟然还发现，她在当代美国最早主持编写过道德教育教材。这些发现令我兴奋。于是，我又邀请她到我指导的无锡市五爱小学，考察我们在那里进行的和谐教育实验，参与我们与小学教师的对话。记得那天，她坐在我的对面，满脸含着笑容，用欣赏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我。当时我俩说些什么已完全不记得了，但她凝视我的情状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对她说起她在我心中激起的感动，告诉她我对自己不能用英语与她直接交流而非常抱歉，没想到她不假思索地回应说：“没关系啊，看着你的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我可以领会你想表达的东西。”她对我直接在小学研究小学教师十分赞成。我觉得她对好教师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在之后的交流中知道，她长期跟踪研究好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我常在心